

困學紀聞注

困學紀聞注卷四

餘姚翁元圻載書

周禮

元圻案鄭畊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禮十二卷經註一十六萬三千一百單三字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

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爲眞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

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

而已

何云太宗語出于文中子第十卷王福時所錄未可以爲信也不封建下尚有肉刑三字

劉歆始用之

漢王莽之王田市易是也

蘇綽再用之

後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三年初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辯依

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未成索務猶踳躅至是乃命行之

王安石三用之

宋神宗之青苗均輸是也

經之靈也

何六唐之法皆本蘇綽不得目爲經之靈

唯文中子

中說魏相篇

曰如有

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

告呂與叔

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王程二

子而已全云案唐太宗銳意封建有世襲刺史之命則禡時之言未必

其父子兄弟事即如侯君集張亮反側於廟堂之間而謂其能封建乎太子

承乾與魏王泰傾奪於嫡庶之際而謂其能封建乎衛公鄂公俱遭讒李君

義以疑似死即魏文貞公亦不保始終而謂其能封建乎然則太宗亦未必

能真知此經也又云何氏以蘇綽能開貞觀之治其實唐之治法亦不盡本

於綽也○元圻案王福時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曰太宗召房杜及魏

俱入上曰朕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夏久謂敬曰朕思之不井出不封建不肉刑而

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

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畱其真加金帛賜以招

之所得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唐賈公彥序周禮廢

興口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

知周官末世清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

謀之書唯有鄭元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跡故能答林頌之論

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樵六經奧論周禮辨曰周禮或謂文王治岐之

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

濟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惟見其所傳

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清亂不驗之書而不知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七略終

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眞聖作

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朱子語類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和訓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故義門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爾葉水心序黃文度周禮五官說曰周官既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

漢志謂之周官經

開案河間獻王傳亦曰周官

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

官經以為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

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

周官注

案此儒林董鈞傳文

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

已下始曰周官禮

原注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今見于釋文開案鄭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進士鄭氏

父子術宏實達為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散位書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程易田云案康成注開章第一條天官冢宰惟王建國下即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各官鄭目錄云古四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康成序又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周禮解詁然則王氏謂未以周禮名者言其時但稱周官經周官傳周官注尚未以周禮名其書也今六篇

第目曰天官地官云云但稱官者是也 集證曰後漢盧植傳植上書曰臣  
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為之解詁鄭康成傳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雜荀  
悅云劉歆以周官六篇為周禮王莽時奏以為經置博士○元圻案漢書藝  
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 隋書經  
籍志周官禮十二卷馬融注又自鄭康成以下十三家皆曰周官禮 鄭康  
成序云大中大大夫鄭少韻名異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  
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 葉夢得春秋攷二周官太宰以  
六典佐王治邦國此先王待五服諸侯之法也其為之必有其目矣須句之  
滅成風猶能為僖公言崇明祀保小寡為周禮而襄王避子頹之難出居于  
鄭卜偃初晉文公以為周禮未改吾然後知周公之典其所以為天下者大  
焉今之周禮蓋周官非周禮惜乎光王之六典不得而見矣蓋因其始但名  
周官經而為此說

五峯胡氏

皇王大記十九

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缺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

事屬之地官程泰之

全云程文簡公大昌

云五官各有羨數天

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

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

何云羨數凡四十六

凡百工之

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

全云字壽翁  
梨山弟子

爲復古編

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

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

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問案古者三公多係兼官惟六卿是  
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

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得會○元圻案俞氏復古編自序曰周禮司空之篇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謬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然當於人心者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周禮復古編一卷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一卷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洛皆襲其說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諸洛諸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歲之制不與禹貢合蔡氏以爲周公未成之書蓋本於此胡安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文定公安國季子蔡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西山先生子受業朱子之門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

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焉

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

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

有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

論全云鄭康成作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

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

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

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事見兩齋書文惠太子傳漢時科斗書已廢則

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全云山齋易氏祿字元章云考工記非周書

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

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滄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

旗旄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祇周典大不類

案

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元圻系禮記  
篇首正義曰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  
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  
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周禮鄭氏目錄冬官考工  
記第六注曰司空之篇亡漢與賈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  
大數疏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  
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於秦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韋氏裘  
氏等闕也漢書藝文志曰周衰樂尤微眇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  
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如其時周官未  
出安知其為大司樂章乎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  
篇及周官經六篇又與禮正義漢書之說不同宋王與之周禮訂義第七  
十卷夫考工記之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  
之序其議論有源委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拾  
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上與奚及乎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  
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治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旒旆非司馬司常  
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槩以為周家之制度錄其然乎此說  
本於易氏宋志易祓周禮總義三十六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三十卷經  
義考云未見今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南宋館閣續錄載易祓字  
彥章潭州寧鄉人周密齊東野語謂該諸事蘇師旦由司業攝攝左司諫其  
人不足道也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章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是科斗書至東京猶行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有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然則其時之識科斗書者蓋亦僅矣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漢

藝文

志禮經三百

案注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

臣瓚注云周禮三百

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

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

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元圻案禮記正義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考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

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朱子曰近世括蒼桑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諸儒之說瓚與葉氏為長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

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

今以釋周禮其誤一

何云以王制為孝文時博士作者盧子幹一家之說以史記封禪書索隱所載劉向七錄

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者參觀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方棨山云案鄭氏每以周禮駁王制謂王制為殷禮何曾以釋周官徐氏妄說

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

方棨山云古兵農不分

漢官

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

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

鶴山

全云魏文靖子翁字準父○瀘州贈軍田記

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

如以漢筭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

夏休井田譜序

謂以

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全云鶴山同時傳琴山之

說與此畧同琴山名伯魯琴山弟子○元圻案宋王氏炎曰康成之釋訓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一則以釋晉田之一則以應說參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經義考徐氏筠周禮微言宋志十卷未見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于蚤歲擢第知金州續中興書

日徐筠學周官於陳傳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自謂聞於傳良曰周禮綱領有三義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云云禮記王制正義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遺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頌云孟子嘗報王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德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漢書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宋志魏了翁周禮折衷二卷周禮要義三十卷陳傳良周禮說一卷趙希弁讀書記志陳傳良周禮說三卷舊刊於止齋文集申曹叔遠別為一書而刻之且為之說案以上三書今四庫書皆不著錄

張禹以論語文其誤

方機山云未見的據

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

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禮

可乎

原注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元圻案漢書張禹傳永初元延之間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

上意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因用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通鑑王莽始建國三年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筴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筴者所以齊泉府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

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又民有乏絕欲除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取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允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嫔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案通鑑此文本漢食貨志而有所增刪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漢書食貨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于九族鄰里鄉黨原注以西山語見所作王與之州禮訂義序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職官總言其為六萬三千

六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

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何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

二百六十五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通考又云此據王制殷時天

下諸侯官數則合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

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  
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爲卜  
正呂伋爲虎賁氏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右攜僕  
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桷靡其婦寺階亂膳夫內  
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壘私人之子竊  
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  
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  
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劾  
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方模山云此一語說盡周官如諸葛  
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  
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全云此說是我朝趙

晉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宮

之立奏以臣沆不可

問按宜增一事曰文彥博於疾勢增損責宦者必以報

趙鼎於內

苑移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

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也

元圻

案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此一事他便立此一官且如女巫之

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祈祝皆在此人如此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

告趙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

其以李斯為郎中令趙高案治漢書佞幸傳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

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

唐書劉蕡傳文宗即位宦人握兵權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貴封策極言其

禍曰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

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漢書申屠嘉傳孝文時鄧通方

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

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且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

檄召通詣丞相府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

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

敬當新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後漢書楊秉傳桓帝五年代劉矩爲太尉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  
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  
具瑗宜亟屏斥投畀有虎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三國志蜀諸葛  
亮傳亮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通鑑唐紀太宗  
貞觀十六年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  
素奏上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  
拜謝案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蓋誤認周禮世子不會之說與  
魏鄭公於房元齡之見責而謝也進曰元齡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  
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  
而謝也可謂深知宰相之職何於太子取物之詔而不聞諫諍也其後張元  
素雖以用物過度諫止太子已無及矣劉元城語錄太祖嘗令後苑作熏  
籠數日不至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本部本曹本局覆奏得旨依  
方制造乃進御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曰可問宰相普至對曰  
此自來條貫不爲陛下設乃爲陛下子孫設後世若非禮製造奢侈之物經  
諸處行道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重能  
是小事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山朝廷至今爲例宋呂氏雜  
記下李文靖沈爲相時真廟常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如何文  
靖對使者引燭焚詔口附奏曰但道沈以爲不可其事遂寢東都事略文  
彥博傳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閣召內侍史志聰等問起  
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上暴疾繫國安危惟爾曹出  
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稍有增損必白王明  
清揮塵餘話一紹興中趙元鎮爲左相入朝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

往視之方興工於陳地元鎮詢誰主其事曰內侍王彥節也元鎮即呼彥節  
詰責之曰頃歲良嶽花石之費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邪勒令罷役彥節  
以聞翌日元鎮奏事畢喻之曰前日偶見禁中有空地因令植竹數十竿非  
欲以爲苑囿然邪能防微杜漸如此可謂盡忠爾後儻有似此等事勿憚以  
督朕之不逮也胡五峯皇王大紀十九論曰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  
史之事况周公成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席置宮闕褻衣服飲食技  
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朱子答潘恭叔書曰周禮冢宰一官兼領王之  
膳服絜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  
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誤矣

李泰伯

全云肝江先生李觀○案肝江集周官致太平論內治第二

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

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

原注漢世皇后唐率以二千石

爲之猶有成周遺意○元圻案天官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王氏訂義引呂成公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  
曰宰內宰屬之太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與  
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二人中士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  
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中士八人後漢書官者傳論曰漢  
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中典之初宦官悉用閹  
人宋鄭伯諫太平興國書曰漢大長秋爲后卿蓋內宰之意又曰前漢大  
長秋士大夫也猶可以飾制後官成帝勃許后咸省用度后上書舞璫恐官



史以謂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雖改用宦官而官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不復傾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凡天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矣王與之曰南城李氏親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太

府玉府內府外府皆天官之屬泉府地官天府春官職內職金

秋職幣天官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東坡封策從顏注愚按

爾雅釋地醫無閭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

象華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

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

府淮南墜形訓引爾雅五穀下多桑麻二字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武王十九年所述與

爾雅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

之貨又按史記管晏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

裴駰集解引

索隱謂其書論鑄

錢之輕重鹽鐵論

輕重篇

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微山海

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

案通典無此句惟食貨門錢幣上有太公立九府圉法句又錢

幣下孝明帝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有太公立九府之法句則之貨二字當作圉法或作之法

然則九府太公

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於爾雅蓋即管氏書也大

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

原注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何云九府當如顏注集證

引宋張謨雲谷雜記曰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圉法李奇曰圉即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圉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錢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爲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略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得爲九率強持甚况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爲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於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爾雅有九府云云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即此爾蓋九府所產不同故作圉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於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爲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

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情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求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徵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又一證○元所案趙希弁讀書附志云五峯先生所述皇帝王霸之事自堯以上六關逢無紀堯之初載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貫通經典探撫史傳又因事而為之論所以述去取之原釋疑似之惑者至矣 通典九府之名亦從漢書顏注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

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

孔子所作

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

書者甚多如典禮逸文律歷積算尤可取借以妖妄之語抑之○元所案九嬪注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疏曰孔子云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孔子云也云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尊而陰卑月乃為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為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隨日而行云婦從夫放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燕寢而御之意 公羊傳序正義曰案孝

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

案鄭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漢諸侯

子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

子郢客是也其制猶古

元所案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五十三

年薨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祖封為宋虛侯又楚元王傳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

案春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也東萊呂氏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

防患之意蓋微

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

內侍並列于六省開閣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

冢宰異矣

元所案唐書官者傳序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果食而

已六省曰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詳唐書百官志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

案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注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

呂微

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

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爲

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

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元圻案周禮訂義一引龜山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居和味宜服

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爲節文道

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案地官司徒之十二教一曰以祀禮教

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衆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

曰以俗教安似分禮俗爲兩事然曰以俗教安則所以教之者亦惟以禮而

已王昭禹周禮詳解曰凡習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

安焉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倫薄之患無自作矣呂大防

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相哲宗諡正愍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

也

案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鄭注式謂財用之節度

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

市之賦

天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則其用簡矣

全云唐人誤會世子不會之說而啟承乾之僭越吾故曰

唐太宗非能知周禮者○元圜案楊龜山與胡康侯第八書曰惟王及后世子不會時膳服之類而已有不如此雖有司不會冢宰得以式論之矣世儒以爲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止齋陳氏曰古者關幾而不廛市廛而不征其歲入視地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者不常獲者如是足矣東萊呂氏曰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易氏被周禮總幾曰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酒膳禽之不會則后與焉膳則世子亦不會又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之待膳服足以見先生薄於自奉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

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

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

全云古人原不言理財本常賦

而範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以賦式之禮壞也古人原不言治兵農即兵也論語言足兵孟子言制梃以遠秦楚之堅甲利兵以軍禮壞也○元圜案王與之周禮訂義二十六引陳君舉曰地官掌教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訓人司教鼓人不過六七而已謂之教典何也先王教民自經界始入八

爲井五五爲軍市有真居里有聯比無非習民於正而寓之於道德之意俾  
之分定而慮不易事同而心感生厚而德優易直而教耀以服從上令是爲  
教典呂伯恭曰生養便是教既富能教資富能訓使他衣食足各保其生方  
曰掌邦政政修則兵可不試陳及之曰班固漢志謂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  
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統計六十四萬井  
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夫耕者五百一十二萬家以此夫家之衆而供萬乘  
之賦蓋七家賦一兵則是甸出七十五人亦七家賦一兵如司馬法之言列  
國之賦皆同此數

###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

原注疏云鄭注互見其義○元圻案遂人疏曰

小司徒註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在彼鄉中惟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註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晉起役如彼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細論之仍有稍異以其六鄉上制致民六遂下制致地六鄉上地無業六遂上地有業是其稍異也王氏註說曰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滿漚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

###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案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

### 匠人建國畫

### 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

考工記文

### 詩定之方中傳云

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愚按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

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

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

矩爲之於是召司空原文此下有日立宮何爲夕司空八字日立宮以城矩

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之封立宮本書作城何

爲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

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

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卽極星也公劉居豳旣

景廼罔然則尚矣全云古人無葬經而有宅經此說最爲不易詳見胡仲子集○元析案考工記匠人注日中之

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疏曰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上臨下故最短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詩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



四方箋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其術則匠人云求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槩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於所下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影將以正西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畫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撥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惟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異於傳也孫編修星術要子音義載王侍御念孫之說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大雅篤公劉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箋云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闕

故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

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

西門北門也

案此論見後漢書祭祀志中卷

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

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爲公子嘗入京師爲國子

注見

卷二四十六頁

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

者唯周語焉

全云魯孝公下另是一條舊本誤屬上文○元圻案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

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使其屬守王闈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虎門路寢門也門外中門之外闈宮中之巷門疏曰師氏守中門外保氏守王闈門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闈邵氏正義曰劉昭所述以門與闈散文言之耳對文言之則闈爲小門故後漢書注引爾雅作宮中小門謂之闈左氏哀十四年傳云政闈與大門是闈爲小門別於大門也陶淵明列魯孝公於孝傳

師氏三德朱子

周禮三德說

曰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

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

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

案以之宋子集皆作是已。○問按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哀規至孝

絕類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教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

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耦維師

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

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元所案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正義曰以其掌教故知為司徒之屬以後言父師司成書傳大夫為父師師氏為大夫故知為師氏

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東萊呂氏曰師言賢而不言道身即道也故王氏曰以身

教詩周南葛覃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穀梁傳宋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保母不在宵不下堂則后妃兼有保母矣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

的此二字非鄭注

案錢氏養新錄曰夕桀未詳何義疑是互乘之誤

愚按少儀正

義引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千寶等更云  
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  
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儀氏始  
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歷紀  
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  
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

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

元圻案地官保氏注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

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疏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禮記少儀正義曰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千寶等云今有夕桀各爲二篇未知所出晉劉徽九章算術注序曰在昔包儀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蓋於黃帝神而化

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紀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纂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著等因舊史之遺殘各構刑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多近語也微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爲之作注 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九章算術九卷按九章算術蓋周禮保氏之遺法不知何人所傳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張蒼刪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云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考晉書稱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然注中所云晉武庫銅斛則徽入晉之後又有增損矣又有注釋題曰李淳風所作又海島算經一卷晉劉徽撰唐李淳風等奉詔注據徽序九章算術有云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充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據此則徽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目亦但附於句股之下不別爲書故隋志九章算術增爲十卷蓋以九章九卷合此而爲十也案二書皆從永樂大典輯錄 漢書張蒼傳蒼陽武人也自秦時爲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曰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又食貨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目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耜

地官

注云耜耜者里宰治處也若

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

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

後漢靈帝十七年改元中平

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

案以上皆黃山谷雜著語

趙明

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

爲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

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

如之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謂勸者歟

元圻案金石錄十八都鄉正街

彈碑在昆陽城中文字磨滅不可考究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

其額題都鄉正街彈碑不知其何碑也水經注二十九北水注潁水逕平

氏縣故城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又三十一渑水又東逕魯陽縣故

城南城卽劉累之故邑也有南陽都鄉正街爲碑款釋十五水經注魯陽

縣有南陽都鄉正街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街彈勸碑此則其一也趙

氏談述衛爲街遂云莫曉其爲何碑逸周書大聚解飲食相約與彈相庸

抱經堂校本引趙云功作則互相勸是與游情則互相糾是彈惠云漢時尚

庖人

天官

注青州之蜃脣

原注釋文脣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書也

集韻蜃蜃

醢四夜切

原注當從集韻

遵人

天官

注鱠者析乾之出東海陸

廣微吳地記云閩閩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

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養

原注讀如想全云周時蜃蜃向育州而漢時則以吾鄉之率化者爲高

漢律所載鮓醬是也亦見說文至今吾鄉尚有山名鮓鮓養則以天台者爲貴二物皆浙東典故○元所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字林五卷脣蜃令呂忱撰太乙山僧雲勝注其書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又景祐集韻十卷直史館宋祁鄭畋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又地理類吳地記一卷唐陸廣微撰郡人也多記古吳國事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

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

五蔭

案玉篇蔭於謹切

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中土曰五忒

注忒密也正字通音荒

次日五纒次日五璫

玉篇音鑑璫堅大廣韻堅土也

次日五剝次日五沙次日五塤

正字通音萃

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貉次日五牡

次日五施次日五穀

唐韻音斛

次日五臯次日五

桀凡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

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瀛辨五地之物生以土

宜之瀛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

存者河圖

全云漢時所傳河圖皆係方輿之書宋人始撰爲五行生成之用

謂東南神州曰

晨土

淮南墜形訓作晨土

正南邛州曰深土

淮南作大州曰沃土

西南戎州

曰涇土正西兖州曰開土

淮南作并土

正中冀州曰白土

淮南作中土

西北柱州曰肥土

淮南作台州

北方元州曰成土

淮南



作濟東北咸州曰隱土淮南作正東揚州曰信土淮南作

元析案陳振孫曰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河圖之說見後漢書張衡傳注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蠻集韻音蠻芳艸也攀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

葦下於萑唐韻音萑爾雅釋草萑元圃萑下於蕞蕞下於莽集韻音莽莽下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

十二衰原注註筆即鬱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

歟元析案管子注舊題房元齡晃公武以為尹知章所託考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尹知章而無房元齡知後人改題也舊唐書知章洋州翼城人睿宗

時官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

土圭度地之灋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

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

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

以上

大司徒正義文

嘗考隋唐志宋

文帝

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

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

宣武帝

永平元年測於洛

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

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

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

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爲妄

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

弦居地之中

司馬公曰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

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

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

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亦在北斗極星乃天之

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元圜案隋書天文志上考案周髀張衡後漢及鄭元注周官重云日景於地

千里而差一寸劉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遂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祿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唐書天文志一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六十七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七步晷差二寸餘而舊說王莽千里影差一寸妄矣五代史司天考一則世宗詔端明殿學士王朴撰定歲餘朴奏曰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樹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地之中大司徒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宋書何承天傳承天東海鄰人也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三百卷又考定元嘉歷魏書張淵傳時有河間信都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

列國一同

卷二十五  
年左傳

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

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  
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

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

按左氏傳

修公  
五年

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全云殷之公當是虞  
公夏公虢字乃夏字

之語虞公固非虞仲之虞也○元圻案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  
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鄭司農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  
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周禮訂義陳及之曰王介父以  
爲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  
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鄆鄭有費滑宋有蕭  
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愚按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

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鄭司農陸農師呂東萊皆同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

計吏今按說苑政理篇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

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治東阿事亦見晏子而無明年上計句韓子

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

序雜事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范曄列傳秦昭王

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

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元圻案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註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

傳疏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大宰

之職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註會大計也

朱文公答王南卿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

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裘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案司馬法云云亦杜牧註所引

左氏傳

宣公十二年

乙

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

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云續重雖在兵車之後然不相體也卿之役車馳卒奔以乘言軍故皆軍於郊及明重車  
乃至謂必後一日者非也去  
大軍稍遠則鈔擊彌易矣  
唐說齋云儒者謂旬出七十五人

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

重車也全云續重有隨車而行者有相繼接應者亦不可泥○元圻案

傳軍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  
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書振刷其繁剝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  
篇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為本書牧之言固未可以為據也又司  
馬法一卷舊題齊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將乃齊國  
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為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呂成公左氏傳說  
六泌之戰楚既敗晉以乙卯日敗而辰楚重方至以此知穰苴書後一日到  
蓋楚之軍甚有法輪重不過後正軍一日若與正軍大相遠時便有邀擊之  
患太過近時重兵才亂便亂了正軍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諸十二兵車攻  
守之圖注曰四間為族攻車一乘七十五人車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四兩  
為卒守車一乘二十五人二車合百人載兵謂之兵車以戰謂之攻車載任  
器謂之重車亦謂之守車經義考唐氏仲友說齊六經解一百五十一卷九  
經發題一卷佚先民錄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  
科知台州州奸佚弱發案振饒劍中津浮橋以齋涉政聲卓然俄為同官高

文虎所懸諸倉使屢疏劾之歸蓋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 案倉使謂朱子也劾仲友疏具載大全集中

古者步百為畝

案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

古之百畝

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

七十五畝竇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

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

者減之中畝

賈說王海食貨門亦較之

鹽鐵論

未通篇

御史曰古者制田

百步為畝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

畝通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

十步為畝二說不同

何云意者鞅但行之西陲漢乃徧於天下○元析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十畝

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商鞅以二百四十步為畝通典無此文王

海食貨田制引唐炎厥傳杜佑謂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

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通典食貨田制下大唐

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陌自注曰自秦漢



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非獨始於國家蓋具令文耳然則賈儉之言亦祇據漢令文而云然非必以二百四十步不始於秦也東都事略賈儉傳儉字望之幼能屬文周廣順初拜中書舍人顯德四年儉上疏言累朝以來屢下詔書勸民多種廣耕止輸舊稅及其既種則有司展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下中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元圻案此三山鄭氏詩周禮全解之說襄二

十五年左傳為掩將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潁規僮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杜註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別也掩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家墓之地澤鹵墳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疆界有流潁者計數減其租入僮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隰皋水涯下濕為芻牧之地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

井田 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與孟子同鄭註田之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又正義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入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即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

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

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語類亦云溝

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

而永嘉諸儒全云薛氏本欲混爲一康成注分爲二是

也愚按李泰伯平止書第二云周畿內及諸侯

用貢法

稅夫無公田也

蓋秦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

諸儒也劉氏中義

全云劉葵字執中安定弟子

以匠人溝洫求合乎

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

禮考工各爲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元圻案地官遂人凡治野

夫閭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旦夕從民事爲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助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爲其貧暴稅民無蘇周之畿內稅有重輕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周禮訂義二十五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內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爲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

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導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  
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至  
於洫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遂人爲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則徑水導於溝溝水導於洫洫水導於  
溝溝水導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憲旨之遂人以長言  
之故曰以遂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陳君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  
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言之山林川澤不在其數匠人以里言者溝  
洫咸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士龍曰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  
人以九夫爲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愚竊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  
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惟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者此鄭氏所以謂遂  
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所謂夫間  
有遂即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夫爲溝即匠人九夫爲井井間  
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遂溝以十夫之地  
約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計一成之地乃是  
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洫而遂人言百夫有洫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共一洫  
而成間有洫則總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洫矣匠人言百里爲同同間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洫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  
爲洫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一洫而同間有洫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  
十洫矣人力所爲止於洫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而匠人一同  
九萬夫之外亦曰導達於川要知一同之內自洫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  
大約言之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  
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闕之內者名之其實一制也蓋與劉執中

之說同 易氏咸周禮總義曰遠人井田之法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爲一里十倍之而爲十里之洫又倍之而爲百里之溝特言其面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洫是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是洫爲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遠人百夫之洫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洫是每一面爲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百里者爲十里者百是洫爲萬井乃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遠人千夫之洫鄭氏疑之而不得其說故曰此幾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遠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率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爲一里之井十倍之爲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爲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太遠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商夏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文王司馬法爲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蓋稷之書曰溝洫濟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爲前代之制遠人爲成周之制明矣

禹盡力乎溝洫濟距川遂人五清五涂之制因

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

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爲田洫而喪田者

以爲怨

襄十年左傳

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爲謗

襄二十一年左傳

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

成二年左傳

甚而兩周

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

制蕩然矣古者內爲田廬外爲溝洫在易之師寓

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

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

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

之境悲夫

何本載開云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元圻案遂人溝洫注已見上疏曰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

入都及國城也

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

周皆有守禁注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塗塗道路也

史記商君列傳鞅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又蔡澤傳蔡澤曰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

之業而一其俗又秦始皇本紀三十二年刻碣石門其辭曰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墜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又周本紀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朱氏漢上易傳師太象傳或曰隱至險於

大順代師旅於民衆井田之法也漢書食貨志上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陵夷至於戰國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日富強及秦孝公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胡子知言五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四夷雖虎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遂其志乎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

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

叔均始作牛耕

見海內經

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

集證

皇侃論語疏犁耕犁也

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

春秋篇

新序

刺奢篇

載鄒穆

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

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

元圻案地官里

率以歲時合耦千耦注考工記曰邦廣五十二耦爲耦此言兩人相耦耦而耕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疏曰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以牛耦故鄭兼

云焉 漢書食貨志上武帝末年田過爲樓栗都尉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殺田疇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後魏賈思齊民要術序曰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 周益公秦和曾氏農器譜序曰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世以爲起於三代厥後王彌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景文公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率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思齊民要術子謂輔嗣因失矣賈氏景文亦未爲得也竊疑牛耕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註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啓問文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嶺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事者又附益之 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江西廬陵人孝宗時拜右丞相光宗立封益國公諡文忠自號平園老叟宋史有傳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  
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



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  
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閱  
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  
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  
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祁望之守作偏于齊  
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

全云隋書祇載

河東張掖西海三池陸山巴東金山蜀四池餘不見○案今漢志所載實三十有六

唐有鹽之縣一百五

詳唐書地理志

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

全云即解州之二池而西夏鹽州四池

州七池會州一池不與焉契丹亦有鹽池

為監七為場二十二

全云實北十六場蓋合六倉言之

為井

六百有九

開拔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五云據實要作井七百五十五

法益詳而利無遺

矣

全云鹽鹽宋時謂之額鹽散鹽宋時謂之末鹽或煮海或煮井而會要

以煮鹹者亦與焉其實煮鹽是掘地以出者形鹽非散鹽也自生鹵地

故曰形又有出於崖者生於木者生於石者皆形也飴鹽未時無之蓋取諸外國者○元圻案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蓋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爲鹽謂山鹽直用不凍治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元謂散鹽鬻水爲鹽形鹽鹽之似虎形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疏曰杜讀苦爲鹽者鹽味非苦故破苦爲鹽見今海防出鹽之處謂之鹽戎鹽即石鹽是也說文鹽部鹽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山海經景山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即解縣鹽池也穆天子傳六乙酉天子西絕鉅隧乃遂西南戊子至於鹽郭注鹽池今在河東解縣成公六年左傳卯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注猗氏縣鹽池是也史記貨殖列傳序猗頓用鹽鹽起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綸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輕重甲篇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魯連子古善漁者宿沙瞿子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使者潰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說文鹽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官遷人朝事之楚其實鹽黃白黑形鹽注鄭司農曰築鹽以爲虎形謂之形鹽故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形鹽鹽之似虎者信公三十年左傳王使周公問來聘遷有昌馱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柝搖之桂越駱之齒鮓鮓之鹽大夏之鹽注大夏澤名通典食貨十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管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爲國對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屢祈望守之注

新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爲主海之官也山澤之利常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玉海一百八十一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額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間故全云宋以鹽鹽爲額鹽散鹽爲末鹽案王溥唐會要八十八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地額鹽勅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雜貨云云則額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摭據其文耳水經注三十三王隱晉書地道記曰人湯口四十里有石煮以爲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豈即全民所謂生於石者歟

玩物喪志召公以爲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

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

元圻案胡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四方貢

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大府乃以式貢之餘供玩好之用不幾於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乎玉府乃有王金玉玩好兵器不幾如漢桓靈私置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於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韋昭

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

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元圻案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註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泉始蓋

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王莽曰周景王已下並漢書食貨志文周語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以重者買其貴以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又曰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熟耳

古者以射御爲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旣駕兩驂不猗御之善也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

師秦豆氏

案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呂氏春秋有始覽

聖言篇造父尹需之習秋駕淮南子道應訓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始習於大夏

其師注秋駕習御之術呂氏春秋博志篇與此文同尹需作尹儒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

使人恭射者使人端閻按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亦正心修身

之法閻按朱子言六藝之射猶略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嘆之鄭司農註云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

交衛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情哉○元圻案樓收魏答楊敬仲論詩解曰車以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

者為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為之範則變矣不能獲一推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義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逐水曲者馭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

車攻詩毛傳云褐纁旃以為門表纁質以為樹開容握驅而入繫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穀梁傳亦云交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尊覆質以為榮流

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是也舞交衛者衛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懸於舞節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逐之車逆驅禽獸使左常人君以射之君自左射故車

攻毛傳云自左腰而射之達於右肱為上殺是也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案地官掌節疏曰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以漢法況之司市

注云如今斗檢封

疏曰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

職金云樹而璽

之

秋官職金註楊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揭書指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疏曰樹即今之版書指即今記錄文書謂以版記錄量數為

後易分

左傳

襄二十九年

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

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

共用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

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璽為寶

原注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按神器鑑古無開運斗極曰

舜為天子黃龍負圖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

何云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元所秦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

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圓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

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十一月改傳國璽曰寶

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初于元年拜左中郎將所著獨斷勸學釋海叙樂女訓凡百四篇傳於世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

征非是

元圻案地官司門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注正讀為征征稅也周禮計義案正故書為正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

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可得而正矣王瑞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害者亡幾言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迹人

地官之屬註迹之言跡知禽獸處

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

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

地官文

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趙

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

不復存

闕按欲以此補集註為以經解經○元圻案晁氏客語云呂晦叔謂王荆公曰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

司祿之官闕

槁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

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

殿說苑

反質篇

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

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  
東雷者人君爲殿屋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  
舉漢以況周然漢黃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

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

元圻案地官

內朝元舍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  
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唐徐堅初學記引  
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史記始皇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  
語謂初未有稱殿皆起于秦者其本于堅之所記前云乎大慶續見高承事  
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  
殿阿房商君書有言天子之殿則是秦自孝公已然矣大慶攷之通鑑外紀  
晉平公布漢藥于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之具不常烹藜藿人主室殿不當  
生疾藥齊景公怒有罪者縛至置殿下家語楚王將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  
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使問孔子又史記  
楚莊王欲以栢梯葬馬傷流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見于春秋戰  
國不始于秦也見六韜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若選正殿命將曰社稷安  
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遠矣又曰漢書梁王立謂傅相不以仁義輔翼大臣  
皆尚苛刻宮殿之裏毫釐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歸然議者不以爲  
僭制則人臣之堂亦謂之殿矣藝文類聚宮闈名曰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



太平寰宇記河南道鄆州須城縣有東平憲王蒼之殿是知兩漢時不以殿  
為僭也主魏張遼傳文帝為起殿舍又特與遼母作殿齊高帝為齊公以石  
頭城為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列以殿宇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即是  
而觀唐以前上下猶稱殿也至唐則不然觀師古註漢書辭意可見矣程  
大昌演繁露十五顏師古漢書黃霸傳注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  
宮中然董賢傳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註曰殿有前後帶天  
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為高屋矣豈以殿之重復者乃為天子禮耶不然諸皆  
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  
不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閣對則亦不在禁中  
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  
司徒可得而有也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  
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  
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  
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  
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

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  
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  
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  
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

著錄

集證按隋五行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卜筮下  
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元圜案為相氏疏引星備之下

有又云黃道占日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  
光考案膠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  
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  
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內外一節保章氏疏有又云立春歲星王七  
十二日其色有白芒角上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則廢則內虛  
立夏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太白  
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上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歲星王七十二  
日其色白芒角上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  
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一節似亦星備之文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

案大宗伯註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  
五喪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

有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禮樂志云自梁以

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

之學元圜案唐六典四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日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二日賓禮其儀有六三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四曰嘉禮其儀

有五十五曰凶禮其儀一十有八唐書禮樂志一唐初即用隋禮太宗時房元齡等因之增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元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彛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疏以今事

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未就而銳卒肅宗代銳為學士奏起

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案春官大司樂疏云九磬當為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六韶故破從大韶也

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說苑修文孔子至

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

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

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

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子

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弟子記文山海經夏后開

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見大荒西經帝

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原注竹書曰夏后開傳九韶史記本紀禹

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軒謂

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帝嚳命

咸黑作為舞闕按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質

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誘在招英列皆樂名也然則九招作

於帝嚳之時舜修而用之原注秦雅韶舞三樂存闕按後漢孔傳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

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蓋秦得天下降餘韶武王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篇美祖海內大定以文止戈名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明諸侯於

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何云按此說不足信當據漢志○元圻案孔子至樂篇言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陸氏釋文九韶舜樂名淮南子原道訓耳聽九韶六堂高誘注九韶舜樂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木舞抬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三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一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

案

書律歷志律呂唱和呂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壘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召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注張曼曰黃鍾長九寸呂二乘九得十八呂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鄭法率如此當算乃解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鄭

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

司大

樂註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宮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

族大族下生而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  
生大族大族下生而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  
又辟之林鍾上生大族大族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  
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  
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蕤  
曰凡言不用者舉之凡言辟之者舉之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

鍾中呂過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

隋書律歷志上

梁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按律呂京馬鄭蔡至嶽賓並上生大  
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火鍾唯長三十七分有奇  
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  
長養其氣緩不容短促求構索實班義為乖鄭元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  
若如元義陰陽相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策數而論乾主甲  
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  
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猶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陳用之禮

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

說為是張文饒翼元日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

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

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也呂不

韋呂氏春秋李夏紀音律篇大聖王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大

族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中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

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

二律淮南天文訓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

亥矣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

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

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

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

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

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京房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

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音六律之數八使韋元成問房對受學焦延

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

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

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晉志云稽漢志具載之法曰律也晉志

取司馬而非淮南

晉書律歷志上在六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為陰則得其衡而上生於陽推算之

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而遷又言

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為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

魚角生商生徵微生羽羽  
生宮求其利用罔見通途

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

論陰陽其常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 夢溪筆談漢志陰陽

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入爲伍八入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  
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殺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入爲伍之誤  
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濁倍二說皆通 玉海三十六張  
行成撰翼元十二篇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禮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撰  
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昌師友談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計除作閣  
校勘用爲太常博士宋史則作官至秘書省正字祥道王安石客故多排斥  
舊說晁公武陳振孫皆稱其精博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

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懿氏

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成季卜日間於兩社爲公室輔 驪姬繇曰專

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莊公二十八年



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

魏公十七年

漢文兆

曰大橫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皆龜繇也

閭按漏齊世家

西伯卜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衛  
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梓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  
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  
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元圻  
案春官大卜掌三光之法一曰玉光二曰瓦光三曰原光其經光之體皆百  
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疏頌者卦繇之辭墨子耕杜篇昔者夏后開採  
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乙卜於日若之龜龜曰鼎成三足而  
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  
之山口饗矣逢逢白雲云云史記文帝本紀高后八年大臣謀召立代王  
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  
占曰大橫庚庚云云沈有中夢溪筆談七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  
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鸞鳴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據公  
之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閭門塞實乃自後論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  
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卜師四兆鄭氏鐸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功兆占

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事見昭七年左傳義兆

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事見昭十七年左傳弓

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元圻案春官卜師掌三龜之法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

兆四曰弓兆注方功義弓之名未聞周禮訂義四十二載鄭錫曰方兆者占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

立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口動也以其局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非立功之事乎義兆者占行義之事南朝筮得黃安元吉惠伯曰忠信之

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弓兆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之法東方朔射守宮有跋踰綠壁之語非為覆射之事乎又載薛士龍曰以意推

之施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與造者功也謂之

功兆則言廢興成敗之理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

能施張者弓也謂之弓兆則言曲折長短之象宋史藝文志鄭請周禮解義二十二卷今四庫全書不著於錄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原注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

依四時用之

元圻案春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

龜曰若屬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劉執中中義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之相類者為之屬與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釋魚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策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 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註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龜夏用赤龜秋用白龜冬用黑龜四季之月用黃龜又曰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徑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存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前左足 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曰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口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列子

周穆王篇

夢有六候與占夢同噩作噩東坡曰高宗言

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

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元圻案春官占夢占六夢之吉

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東坡夢齊銘序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言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無夢也歟 真西山劉誠伯字說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

之容肅隨筆十五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叶朕下  
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蛇之夢召彼故老祝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  
夢生真於兩楹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  
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  
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  
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  
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授宋均  
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  
老詔亦有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之語見後漢書明帝紀蓋取

孝經緯

元圻案儀禮少牢饋食禮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

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注綏或作授接讀為賸士虞  
禮祝命佐食賸祭注下祭曰賸今文賸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疏  
曰鄭不從綏與羞之義也賈氏以共綏為綏祭蓋據少牢為說故王氏援孝

經緯漢書以正之

鄭司農

大祝

注肅操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注又曰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

敢肅使者肅按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禮推手曰揖引手曰擡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卻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註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禮

項氏

安世家說五

云古之

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

原注今考太祖問趙音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

問王昭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  
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 問按宮共胡牀明讀此條舉  
庶釋名云拜於婦人爲扶自袖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牀明爲解  
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爲正  
確 又辨崇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會說伏拜引者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  
者莫過昏禮之扱地拜扱地拜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拜  
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元圻案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對趙普  
語見葉夢得石林燕語釋文登王臺清話

眠視掌十輝

釋文輝音運

之法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

者六其異者四太卜掌三夢之法其經運十其別

九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

九十變

此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

注以經運爲十輝先儒謂日之輝

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爲輝

元圻案春官眠經掌十輝之法

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日履二日象三日鑄四日監五日開六日膏七日彌八  
日叙九日膳十日想註故書彌作迷賈作賁鄭司農云履陰陽氣相侵也象  
者如赤烏也鑄謂日旁氣四而反鄉如輝也監雲氣臨日也開日月食也膏  
日月膏膏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叙者雲有次叙如山在日上也膳者升

氣也。想者，輝光也。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鐙之鐙。謂日旁氣刺目也。監冠珥也。謂氣貫目也。齊虹也。詩云：朝濟于西，想鑄氣有似可形。想，疏此經上事。先鄭皆解之後，鄭從其六，不從其四。鄭明中解義曰：案二鄭解十輝之說，其同者六，其異者四。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前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鄭註云：運，或為緝，當為輝，是眠寢所掌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時日月占六夢之吉凶，則此所謂運通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日歲朔數日年中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案賈公彥曰：中朔大小不齊，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或謂周

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

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原注：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元析案：春

官太史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雨水，中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人前月，中氣無入前月，中氣市則為歲朔氣市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

曰今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整中此中氣下此即是中數曰歲周以建子  
爲正以下皆鄭剛中解義文見訂義崇寧注小宰正歲云謂夏之正月則剛  
中亦本之康成也侯官林樾亭喬蔭三禮陳數求義云春官大史正歲年  
以序事蓋歲即夏正年即周正二者並用以序事事有當從正朔者則用周  
正以尊時王之與有宜從正歲者則用夏正以協天運之宜三統可以建子  
建丑而言歲必以建寅爲正時王之朔則不謂之正而謂之年矣歲以大歲  
所在得名由今歲寅月之中氣數至來歲寅月中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  
日之一而十二中氣一周是謂中數年以正朔得名由今年正月之朔數至  
來年正月之朔凡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月朔一周是謂朔數年歲之分以  
數術言之爲中朔之數以典則言之爲夏周之正注特據其一耳林樾亭  
先生余甲午鄉試座師齊海先生之兄也兄弟同登福建乙酉科鄉試

馮相氏

冬致口春

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

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

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

昭公二年傳

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

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



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  
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  
至古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  
也元圜纂訂義引陸農師禮記解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極近則晷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極遠則晷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角而中於極則晷中而表景七尺三寸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赤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入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

全云李淳風作

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

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  
一次所主或亘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  
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鄆當秦宿而周

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  
實沈爲祟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  
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  
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

云集證六經天文編引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原注

尾箕良維燕可以言東北閩按保章氏星土之說康成尚襲舊聞然亦直  
至唐浮圖一行始開發無遺見唐天文志余欲取以補鄭註之不逮○元圻  
案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註星土  
星所主土也其書亡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初齊  
也姬晉衛也降婁魯也太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  
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唐天文志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  
自乾抵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亢咸池之政而在乾維  
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降婁也故爲顓頊  
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  
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  
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  
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計杓謂之外廷

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取營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入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炎惑位焉鶉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于嵩邱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二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外矣書錄解題歷象類乙巳占十卷唐太史令岐陽李淳風撰起算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十有二歲

春官保章氏

注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太歲爲陰左

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元枵自嘉祐丁酉驗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歷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

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

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見唐

書歷律志三星陳氏全云即陳川之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

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

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

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元圜案馬相氏

疏曰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上

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十四

分而後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終有千七百二十八

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

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太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師春

汲冢書七十五篇之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云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日字

原注字者函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

策不及百名書於方  
○原注即賈疏文

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

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於無

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

全云此引  
荆公字說

夾漈謂獨體爲

文合體爲字主類爲母從類爲子六書象形指事

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

何云叔  
重既曰

說文又曰解字文  
字二義鄭最分曉

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諧聲尚聲

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母字書眼

學韻書耳學

全云此引  
仲象類書

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居

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焉

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

改

集證說文叙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  
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意林引王嬰古今通論云倉頡

造書形立謂之文辭具謂之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鑄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擗昭公二十一年環人注

引御下擗馬今作兩宣公十二年職方氏注引國語閭辛

蠻矣今作蠻芊朱證左傳昭二十年賓將擗主人辭春官鑄師注夏官掌國注皆引作賓將趨按擗趨古字通襄二十五年

陪臣干擗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陪臣爭趨宣十二年御下兩馬夏官環人注引作御下擗馬按左傳釋文徐邈云兩或作擗皆力字反周禮釋文擗音兩又音亮是兩擗字通也鄭語蠻芊蠻矣職方氏注引作閭辛蠻矣按周禮釋文閭漢書音義服虔音近

司燿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鄭司農引鄒子與論語馬融引

周書月令同原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李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案司燿疏先鄭引鄒子書論語註引周書

不同者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

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

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

漢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

原注

改水唯見於此全云管子幼官篇亦有改水事○元圻案唐劉餗唐嘉話江寧縣寺有僧長明燧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林艾軒資中行且說金陵佛屋何年燧晉分隋張猶青燧用此事也隋書王劭傳劭字若懋太原晉陽人也高祖起為員外散騎侍郎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法於是上表請變火云云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鑽燧易火行井易水宋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說曰雍時舉燧火史記漢書作權火而張晏注權火音權火周禮有司權許氏說文舉火曰權司馬氏史記索隱作權火孟康注漢書云狀如井絮舉如淳曰權舉也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

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通有大夫曰

五行東方木而丹章問按丹謂丹揚章謂鄆郡全云丹章謂丹揚豫章閻氏謂鄆郡非也有

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

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

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地數出銅之山四

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

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元圻案唐六典七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川

澤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源流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總而舉之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絕域殆不可得而知矣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註漏之前晝夜共百刻易氏祓云十二時

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全云字光遠荆公弟子云

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

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

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云甲乙則早時戌

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

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戌爲戌誤矣馬融以

昏明爲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爲限有五刻之差史記正義



文 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

屬晝月令正義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

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

皆少差元圜案文選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

夜戌夜也又梁肅刻經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

施川邯鄲五經折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注曰

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注曰

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五刻夏至晝四十五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除各

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除各

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

堯典正義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出前日未出前二

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明夜五刻以禱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曰秋官司糾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

乙至戌疏又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其說獨獨本戊戌字稱謂戊字

為是而疏則因傳寫之訛而曲為之說爾注意正指甲夜乙夜至戌夜也

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陳振孫曰未詳何等入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

之作周禮訂義類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當為徽欽時

人 玉海十一書月紹興初太常博士王普撰官歷刻漏圖一卷并序言百刻分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伯照蓋即王普之字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

內篇尚書家云

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後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

方其高五十仞廣十里周禮識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跋尾云其字畫頗完惟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謬闕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認其義皆通也周書職方解註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省焉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六余按袁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耳 史通內篇一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為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泮穢相參殆以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與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

兗州其浸盧維

闕按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案逸周書石經亦作盧

注云當作雷雍字

誤也顏師古

漢書地理志注

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

水部淮

水出瑯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淵其道

鄭讀非也

集證按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有廢盧縣盧水所出也維水出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東

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元圻案康成以禹貢無盧維故引禹貢夏既澤維田會同以證盧維為字之誤水經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濰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黃氏度五官說曰水經注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白水也西北入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

王有二朝一日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

案

官大宰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禮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註此王日視朝於路

門外位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

夏官大僕王既燕朝則正位註燕朝朝於

路寢之庭王國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秋官朝士註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寢門內者或謂之燕朝三日外

朝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

原注內朝二外朝一○秋官朝士掌建邦

外朝之禮註外朝在廟門之外皋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唐六典承天門古之

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闕按此則蔡氏君傳外朝

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元圻案唐六典七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註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焉註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焉註蓋古之內朝也晁氏讀書志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撰李林甫張說等註以三公三師三省九司五監十二衛等列其職司官佐叙以品秩擬周禮六官云蓋唐極治之書也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

之袞

春官司服註

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袞冕而下

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

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

王被袞以象天註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

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

二章得古制矣元圻案後漢書典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益稷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此時康成之說猶未出也泰郊祀之服皆以衾元漢承秦故至孝明始用東平王蒼之議初服旒冕衣裳元上繼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其以紛米爲二物宗廟爲宗廟桑梓蓋從安國書傳

五刑之灋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

肉刑而宮不易書刑呂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

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按

宮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字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唯赦墨劓與則三者其官刑至隋乃赦也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耳官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誦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趙錯對策

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官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愚案漢刑法志文帝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詔又曰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丞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賂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詔既不及宮刑而議亦不言所以易之此不除宮刑之明證又司馬遷下獄室後漢安帝永初中順帝子忠疏請除宮室刑則崔浩之言為可據也

孫君孚

開按君孚名升高郵人坐元祐黨籍

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

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

牛與荆公辯

又云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

今按荆公周禮義云

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

聞按尸盟者所執五字用鄭注

方樸山云知之當作改之

繼序按以坤

雅證之則引牛與荆公辯者乃陸農師也順聽之說本之孔仲達禮記正義如何肯改今王氏訂義陳氏集說尚載荆公原文厚齋但就一處覽之故以為無其說耳○元所案陸農師準雅三戎有日贊牛耳桃荊牛耳無竅以鼻聽也盟者聽於人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為戒焦氏易林曰牛龍耳聽蓋龍亦聾者也先儒以為面牛鼓黃為聾故也世之學者以為地牛取順蓋知其

一而已鄭語曰牛牲至順川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張世南游宦  
紀聞三子友人胡子震蒼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先輩餘論而莫知所本  
一日觀庖丁解牛首刳至耳果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書錄解題小  
說類孫公談圃三卷臨江劉延世錄錄升君平所談升元祐中中書舍人坐  
黨謫汀州蔡條獄圍山叢談王元澤奏詔為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  
提舉詩書蓋多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

濡首為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

書於漢武紀

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

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

稅飲

元圻案秋官萍氏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時謂若酒誥  
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東

萊呂氏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至於周官之禁  
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為酒誦景帝以歲旱禁民酺酒蓋恐耗靡米穀民食不  
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宏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敢  
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大戴記二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經

傳以為朝事義

元圻案朝事篇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掌諸侯之  
儀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

有序上下有差也朝事義在儀禮經傳通解王朝禮一之下篇中多取朝事  
篇之文 書錄解題大戴禮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  
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所謂大小戴禮者也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  
戴之書所存止此公符篇全錄漢昭帝冠辭則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  
爲之 又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策注十四卷朱子撰以古十七篇  
爲主而取大小戴禮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缺  
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爲魯之汶水列子釋

文云按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

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元圻案

問篇釋文曰周禮貉踰汶則死鄭元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爲魯之  
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嶧同武中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  
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陽都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  
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溢觴是也又楚詞云臨汶山之清江固可明  
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  
汶水關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往還豈貉貉暫避生死  
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邱陵旱地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是明踰  
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 史記夏本紀汶嶧既薨集解鄭元曰地理志



岷山在蜀郡又曰汶山導江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注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近時輿化任先生大椿得之於淮陰淮濱廟中別為專刻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崖略附於書後

有虞氏上陶

考工記

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

闕父為之

方樸山云按考工記賈釋云此據升為帝時所尚不得取陶於河濱解也則王氏此說公彥已先駁之○元圻案史記五

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韓非子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  
基年而器年 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鄭註舜至質貴陶器無大瓦棺是也疏喪禮兩甒醴酒明堂位云  
秦有虞氏之尊也櫃弓云有虞瓦棺是也

周人上輿

考工記

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

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

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

卽上林賦紛溶簡蓼

集證曰知錄上林賦字作蓼音蕭宋玉九辨前編蓼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瘵傷張衡西京賦樹寒樹蓼卽此異文

賦樹寒樹蓼卽此異文

治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

載歟

原注移呂氏反

滴水云桌氏爲量鄭元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

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元圻案考工記桌氏爲量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注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強

嘉量之銘

其銘曰時文思柔九錫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祭侯之辭

註見下皆極

文章之妙而梓人筭虞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

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達生篇謂梓

慶削木為鏤鏤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

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元圻案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繫辭傳曰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大戴記二十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何本戴記云侯為爾不朝

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

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原注其宏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案此

注引漢書侯者射梁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之戒元圻

案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諸女曾孫諸侯百福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爾蓋據大戴記

司儀

林晉之屬

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

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

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

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

云

問君曰已下

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

未得其實愚按說苑

奉使

魏太子擊封中山遣倉唐

問按說苑太子擊舍人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

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之曰擊

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

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問曰子之

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

蓋古禮也

原注大行人注亦云問不恙○元圻案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舍人趙倉唐願奉使乃遣之文侯召而見

之曰擊無手云云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授人必於其倫者侯無偶無以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趙倉唐事亦見韓詩外傳惠氏周禮古義王伯厚曰司儀問君云云仲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

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邇八則三易三

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灋其法不可知如戰之陳

其陳法不可見矣何云朱子以下自爲一條○元圻案天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頒貢註續故書作賓

疏云言故書者鄭註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註故云故書作賓 擇文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爲冥氏春秋之冥按漢書儒林傳

冥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

類非也

元圻案漢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疏廣授瑯邪莞路貢禹授泰山其部都為丞相史祁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從其之學師古曰其音莫答反

云案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

惠氏周禮古義秋官冥氏注王伯厚云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園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先儒韙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禮志三曰識緯亂經鄭元主其說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為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

高宗

七年改元顯慶

二年

禮部尚書許敬宗與

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園丘

一也元以爲二郊及明堂祭天而元以爲祭太微  
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  
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

以上皆見唐書樂志三元圻案禮記郊特牲

正義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以體稱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以德稱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鄭註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正義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肅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爲次焉何太微之精所生乎又郊祭鄭註祭感生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分四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

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鄭以圜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魯廟是周人尊魯不若后稷及文武以魯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晃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識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又云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陳氏汲冢遺籍疑曰鄭氏惑六經緯書中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誕三國志魏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歲短元叔然駁而釋之隋書經籍志聖證論十二卷王肅撰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

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何云筆則筆削則削當是既書而後削全云筆削之削非此

削何說非○元折案初學記尚書中侯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余友王煦曰古人以筆點秦而書漢則以刀削去之非謂筆即削也左傳宋向戌以賓示子罕棼子罕削而按之是其證又考工記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按其形製略如偃月必不宜於



刻也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可以畫五服之地周官  
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  
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  
頡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  
所能及慕容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

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元圻案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張寶相擒突厥頭

利以獻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以突利爲順州都督頡利爲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後突利之弟結社率入朝爲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遣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關率衆擊斬之

送師抱磨音歷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

磨歷也戰國策

燕

新序

雜事

第三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元圻

案惠氏周禮古義遂師及多抱磨注云磨者適歷執時者名也疏云天子千  
人分布六綽之上分布稀疏得所名爲適歷棟謂歷當作秣說文秣稀疏適  
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適歷 史記樂毅傳索隱磨室亦官名戰國策  
作歷室也 戰國策燕九章昭注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

太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基

集證素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  
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

之辰故云旋式基者筮之  
狀正基蓋謂下以作卦

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

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六壬之說許

叔重曰水者準也

水部

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

爲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

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

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

原注吳越春秋

計硯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集證漢志五行家秦一陰陽二十三卷風后

孤虛二十卷 隋志五行類逐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 唐志五行類雷

公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

遁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為孤對孤為虛又趙彥

傳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以討賊○元圻案唐六典十四太卜令掌卜筮之

法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凡用式之法注一曰雷公式二曰太乙式並禁私

家畜三曰六壬式土庶通用之周禮太史抱天時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

也今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 同年王穀壁宗炎曰左傳襄十八年董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孟子公孫丑下夫環而攻之必有得

天時者矣皆出師抱天時之証得時失時以式所加之辰言杜左傳注不時

謂觸歲月者術家所謂衝太歲犯月破也趙岐注孟子以天時為時日子支

五行孤虛王相之屬則宜言決辰不言環攻矣

鄭剛忠

名諤 全云忠當作中

解義如冕服九章

元圻案王與之周禮訂義春官司服引鄭謂曰王之吉服

九自大裘至元冕冕服六自弁弁至冠弁弁服三總而言之皆曰吉服大裘

不謂之羔裘而謂之大裘者惟天體為甚大故以名凡冕之制版廣八寸長

倍之前員後方後仰前俛衮冕衮之為言卷也畫升降二龍衮服自龍始其

章九不用十二章章之何耶蓋凡奉祭之服從尸之所服周之先王追王也

其尸服衮故服衮以享之鷩冕無山龍自華蟲以下以為章則曰華蟲以名

服則曰鷩冕蓋章取其五色之著鷩即實以名之也鷩冕虎雖二物不可以

偏言以其皆毛物故因名曰羴希冕惟有粉米黼黻三章其章為罕故其字用希本又作綈字粉米兩物共為一章言粉其米以為章其在裳則當黼及為三章之首則當畫以在衣不可織也元冕元者至幽之色衣既無文裳乃有黻取其兩已相背之形有萬物分辨之義羴弁服者為弁也康成引左氏註羴之附注為證註者赤色以赤色之羴為弁亦服赤色之衣裳皮弁服用白鹿皮以為弁言皮則其毛存也鹿之為物能求其類以是為服見君臣類聚之意冠弁服不言羴不言皮但曰冠蓋承皮弁之下以皮為冠也服則與服皮弁之服同皮弁白布衣冠弁緇布衣此其別也冠弁服者康成以為委貌即元冠也以形言曰

### 授田二

等小司徒職引鄭鑄曰說者謂受田有九等之法此以七五六為三等者蓋

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余以為此言六鄉受地之法學禮者見遂人頒田里自土地夫一廛田百畝至餘夫亦如之乃謂六鄉受田之法與六遂同特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殊不知經之所載自王畿之鄉遂都鄙至於諸侯之邦國凡授田之法自有四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此一節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此又一節也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又一節也即是四節攷之大司徒言都鄙之制小司徒言六鄉之制遂人言六遂之制大司馬言諸侯國之制何以明之司徒言凡造都鄙而繼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其為都

鄙之制明矣小司徒言上地中地地之制不與遂同又不與都鄙大司馬  
同非六鄉田制而何何則上地當食十人九人八人中地當食七人六人下  
地當食五人此固常法也六鄉在內不及十人九人但家有七人則授以上  
地家有六人則授以中地家有五人則授以下地所以然者將以強內故也  
若六遂所授則不可與鄉同故別言之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  
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見其如常法而已然又有萊五十畝萊百畝萊  
二百畝不與鄉同則以遂地遠而瘠授之萊乃所以饒遠而已又以爵位攷  
之鄉大夫爵與遂大夫同鄉師爵與遂師同小司徒爵與遂人同遂人掌授  
遂田則小司徒掌授鄉田矣遂人言六遂之制則小司徒所掌授田  
之制何疑之有若夫外造都鄙則大司徒掌授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  
政職於九畿之外而令其軍賦則大司馬掌授都鄙之田於大司徒言之施  
大司馬言之以是觀之謂因中以寄明上下之義者妄說也治兵大閱

旗物之互建

也春官司常引鄭鍔曰軍族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

不同所以一軍族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太常與旂  
至於旂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  
師都載之矣軍族又載之與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旂則都鄙建之矣  
郊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耶余以為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  
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  
變應變不一則教之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  
至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秋冬所用各  
不同而民之所習亦不一有旗物建於上有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

不同仰觀其旗俯觀其徽雖百戰而不亂矣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興  
致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更互不  
其說果可放乎余以為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  
不同名放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者  
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  
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旆也所迭載者亦旗也旆也或  
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  
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放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書之則曰大  
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  
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  
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旆也所迭載者亦物也旆也或曰鄉遂  
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為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鄉  
里也縣都也二者不同名放其實則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地與夫封王  
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  
之名曰縣都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都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  
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者謂此  
地爾故所互建者旆也所迭載者亦旆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都不過皆公邑  
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  
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  
歲治兵大閱之時見閑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旗雖異其人易  
識安得不如子弟之衛

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

大司馬總論引  
鄭每曰成周法

制如織之有經司常之大閱王也諸侯也孤卿也大夫士也不言可知若所謂師都者都師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都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為都師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衆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為甚衆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鄉六遂大夫明矣何以州里為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牧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都為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都師故通縣都師之遂為縣都猶猶州里知其為鄉也則縣都非鄉之官又明矣

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

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騂牲毛之

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騂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牝幣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壝埋於泰折祭地其牲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犢之文不合余以爲此乃爲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壝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其說曰地陰祀用騂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安有天地異位  
**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  
秋官大行人引鄭錫曰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朝所以仰給者諸侯之貢為多若一歲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蠶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況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為每歲之常安有如此之希闕乎

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大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別  
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余以為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諸經者不深考  
耳竊謂此行人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  
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嬪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  
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  
朝見因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為來朝始有貢  
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則每歲或遣使而入耳說者合而為一茲所以紛紛也

### 豆區鍾釜有多少之

差

考工記旅人引鄭錫曰攷諸家說豆區鍾釜數皆不同蓋始於經無為豆

之法梓人言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以爵一升觚三升攷之則一豆當容  
十升字當為斗與此所謂豆蓋不同此所謂豆乃俎豆之豆經只言豆實三  
而成穀不言豆之所容而康成以為豆容四升者蓋用爾雅之文以謂俎二  
升二制為豆故曰豆四升也然則此豆容四升以之為穀則穀容一斗二升  
矣不可以為豆區鍾釜之法先王之為鍾釜之法必不同俎豆之豆所容為  
醢說者之異同

### 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

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引鄭經

曰周繼夏商之後制度加倍然亦因二代制作而增廣之記者皆曰辨明

使有條理

經義考二百二十三鄭錫周禮解義二十卷中與藝文志周

禮二經說者多茅鑿厚熙中鄭錫為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  
者宗其書今四庫書不著錄鄭剛中周禮說王與之訂義所採獨多與  
之字次點樂清人淳祐初趙汝騰進其書於朝補一官終泗州通判卒年九



古者國有開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

其財力也

闕按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已賣晉尹鐸為晉陽猶曰寬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

至秦而自

實田

案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至漢而嚴墾田

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詔下州郡

檢嚴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

至隋而闕丁口

隋書食貨志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闕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

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

至唐而括逃戶隱田

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正月括

田通鑑元宗紀二月以宇文融充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唐書宇文融傳時戶版別隱人去本籍脫籍賦豪弱相并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

匿戶羨田以融為雲南勸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

於是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

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士也

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

貴游子弟也

元圻案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註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

國二人小國一人疏經貢士之女祭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歲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

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

末而返樸也

元圻案鄭剛中解義曰漆之爲物特爲器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

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舜造漆器事見韓非子說苑王明清揮塵錄太學生劉希範上書曰唐太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離其組諫者數十不止諸遂良謂諫者救其原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之行雖曰盡善事之若漆器離組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舜禹事其君也深得防微杜漸之意

男忠錫孫

孝濬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四